

故乡

常琳（加拿大）



那儿没有青山，那儿没有绿水。那儿盛着我童年的笑，那儿盛着我童年的梦境。

循着那熟悉的路径，那凉荫荫的由两栋楼架在一起的门洞还在。小时候，姥姥挺着板直的腰拉着我的手，我穿着一身花夹袄，吹着姥姥做的柳笛儿，那春天的声音总是比我们先从门洞穿过。

姥姥老了，我挽着她的臂，碰到在门洞中过往的外人，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，姥姥都要跟人家亲热地说上几句。而今只有我慢慢地、轻轻地从门洞中走过，不愿冲破那经年蓄积的气息，想再一次地感觉姥姥和我。

四楼厨房小小的阳台依然故我。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我去大串连，生死难卜，姥姥站在那儿送别，看着我渐渐地远去，再远去。到山西农村当了农民，每次离家，姥姥还是站在那儿，看着我远去，再远去。后来我在涿州市物探局计算中心工作，离北京近了，可以比以往更频繁地回家。每次离家，姥姥还是站在那儿，看着我远去，再远去，一次比一次站得更久。我挥手，她不动，我高喊：“回去吧！”她还是不动，我过了门洞，再看，她还站在那儿，像一座雕像。我知道这是她的爱、她的留恋、她的不舍。姥姥是个很坚强的女性，每当我我要离家，她不流泪，不劝慰，只是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又要走了。”然后站在阳台上，目送我远去，再远去。如今那儿已经没有姥姥，即便我要远渡重洋，她也不会站在那儿看我远去，再远去。

那张大木床，还是放在窗前。姥姥爱坐在床边，久久地依窗而望。望那蓝色的天空，望那一飞而过的鸟儿，和夏日的蝉鸣做伴，与春天的白杨为伍。姥姥会告诉我：“春分啦！”“立夏啦！”“天长啦！”指指太阳在床上投下不同长度的影子。姥姥用火柴盒做成小桌子，用纸叠了小推车，用纸剪成一排排跳舞的小人儿，都摆在窗台上。“看看，好不好？”姥姥叫我。

小时候，窗外下雨，姥姥会说：“王母娘娘尿尿啦。”我烦了，姥姥会搂着我坐在床上唱：“拉锯扯锯，姥姥家唱大戏。接闺女，换女婿，小琳琳也要去，一巴掌打回去！”姥姥会久久地坐在床上，用一小点一小点的碎布拼成小沙包、书包、椅垫、褥面，五彩缤纷，用一根小小的针，给我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境。

年纪大了，快九十啦，姥姥还是坐在这床上用纸绳一根一根地捻成纸捻点煤气，为了省两分钱一盒的火柴。会把小凳子摆在床前，上面放着一盆糯米、粽叶、大枣，坐在床上，躬着腰吃力地给我们包粽子……“姥姥！”我的心在呼喊，急急走进屋。那木床铺着小垫子，靠着窗户的地方是空的。

窗外，天依然是蓝色的，鸟儿依然一飞而过，蝉像以往一样鸣个不停，春天的杨树依然像多少年以前一样青翠欲滴，姥姥呢？姥姥用她的爱让故乡盛满了我的笑，姥姥用她的爱让故乡盛满了我童年的梦。

姥姥呢？故乡。

“康巴作家群”作品研讨会举行

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举办的“康巴作家群”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。康巴是指藏区使用康方言地区。康巴地区历史文化丰富多彩，形成了独特的康巴地域文化。近年来，康巴作家群异军突起，形成了具有浓郁康巴地域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体，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。此次研讨会，到会专家学者对格绒追美、列美平措、江洋才让、阿布司南·达真、桑丹、尹向东等10余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讨。继2012年在成都推出康巴作家群的12部新作之后，康巴作家今年又推出11部新作，显示了康巴作家群强劲的创作势头。（王 蔚）

《喀拉布风暴》表现西域风情

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《喀拉布风暴》近日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。作品通过主人公张子鱼、叶海亚等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，在西域大漠、边地塞外或繁华都市，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。作者在其笔端注入诗意的浪漫、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，体现出独特创作风格和语言魅力。作品还独具匠心地将世界著名探险家斯文·赫定生平故事和其著作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贯穿其中，使作品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，人文主义思想蔚为大观。

红高粱地的朝圣

陈振凯 赵永琦



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拍摄基地

赵永琦摄

文人中，有一类，他们与一种植物共生共荣。如周敦颐，没有他，便没有《爱莲说》；没有一片莲塘，也难有他流芳百世。再者，陶渊明，一看到菊花，人们便想到他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而一瞅见挺拔的白杨，总让人想起《白杨礼赞》，想到矛盾。真分不清，是文人成就了植物，还是植物成就了文人。

同样，一提到红高粱，大家就会想到作家莫言，而一说到莫言，总会想到红高粱。10月中旬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周年前后，任谁来到莫言老家山东高密市，吃过莫言爱吃的韭菜炉包，喝过“高密五粮液”红高粱酒，总想去莫言老家看看。

出城往东北，不一会儿，柏油路边，一片高粱地映入眼帘了。过了一座土桥，车扬起黄土，进得村子，见路边晒着玉米棒子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平安庄到了，这就是莫言的老家，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。车至村北，一片小树林旁，一座土墙院子便是莫言旧居，“祝贺莫言获诺奖一周年”的条幅甚为抢眼。

红高粱在中国栽种，至少有5000年历史，古称蜀黍，这一发音，中原地带至今仍在使用。因不挑水肥，耐旱抗涝，高粱在全国栽种广泛，而今则以东北为胜。5000年来，它年年在神州大地萌芽、成长、结穗、衰枯，周而复始，不知曾与多少农人欢笑，又与多少文人擦肩，但为何它却只选中了莫言，独与他一人共生共荣？

莫言旧居院外，村里的大婶摆了书摊，卖莫言写的或者有关莫言的书籍。而其中的《红高粱》，或是以上问题的答案。由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，1988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，导演张艺谋、演员巩俐、作家莫言几乎瞬间赢得世界性声誉。

在当地民间，有“河流拐弯处，必有贵人住”的说法。莫言旧居北面几十米处就是高密的母亲河——胶河，它在村后拐了个弯。站在河堤远望，一个河岸公园已见雏形。据说，自从莫言得了诺奖，在胶河南岸盖房子，成为村民的首选。

院门口站着的，正与四方慕名而来游客聊天的，是莫言的二哥管谟

欣，他也是莫言旧居的义务讲解员。这几天还不算多，国庆期间最多。如果说莫言是文学王国“高密东北乡”的国王，那莫言旧居就是这王国的首都。进得院子，见土墙堂屋五间。莫言二哥说，1955年2月17日，莫言生于西屋，成年后在东屋结婚，生了女儿。可以说，莫言的前20多年记忆，幼年，童年，少年，青年，结婚，生女，都与这堂屋有关。屋内陈设简单，土炕引人注目。

2002年，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来到高密。他谢绝了安排好的宾馆，在莫言旧居的土炕上睡了一夜。他大概想是找到那个“只上了五年小学”的莫言，当年如何做文学梦的感觉吧。

而这五间房子第一次迎来贵客，是1987年夏天，电影《红高粱》开拍。导演、明星全来了，乡里人哪里见过这阵仗？张艺谋还吃了莫言母亲做的饼子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没有《红高粱》便没有张艺谋。而没有故乡高粱地里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案、公婆庙惨案，莫言也一定写不出《红高粱》。

1986年3月，莫言的小说《红高粱》在《人民文学》第3期发表。同年7月，正拍摄电影《老井》的张艺谋，从太行山赶赴北京，找到莫言说，想把《红高粱》改编成电影。为了这部电影，张艺谋一定要在故事的原生地高密，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，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。而当时，影片拍摄尚未获批，而一旦不被批准生产，张艺谋将欠下巨债。当年如何种高粱，如何说服电影厂投资，如何营造黄土漫天的细节，而今都成了有趣的故事。

当游人在村北高粱地拍照时，当地人，说这边不算啥，那儿有上千亩呢。这里说的“那儿”，是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拍摄地，距离莫言老家不远，同属胶河疏港物流园区。今年9月开始，电视剧开拍。为了“挺拔刚健”“凄婉动人”“爱情激荡”的真实气氛，剧组种下了上千亩高粱。

在高粱地里穿行，你会想起那些远去的年代，那些莫言笔下的人物、故事。天已傍晚，仍有不少游人拍照——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一次文学上的朝圣。只是这朝圣，不在庙堂，不在学府，而是在红高粱地里。游客来玩的太多，高粱地里已踩出了一条条小路，这是朝圣者的路。



“菽水承欢”的亲情，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的农家乐……这些，很中国。菽，实在有中国人的朴茂含蓄，予多取少，没有麦之芒，不像高粱那样张扬……它营养丰富，以至于军粮（含军马饲料）也少不了它。但它却不需多少肥料，因为自备了根瘤菌，可固定大气中的游离氮素而自产肥料并改良土壤。许多粮食用来酿酒，大豆却“不参加这类派对”，甘心平凡，大智若愚。如此良善之“娘”，其“后代”能不好吗？豆腐“之前”的水豆腐，似黛玉，芳心如水才思荡漾。水豆腐“之前”的豆浆，外活泼内仁和，如史湘云。豆浆配油条，乃乾与坤、阴与阳、水与火、刚与柔……之配，因其含如许高度之哲理，方成就“油条加豆浆”之美味。豆浆和牛奶，国人宜豆浆。牛奶有游牧文明的冲劲野力；豆浆具农耕文明的隐忍良善。豆腐呢，好比宝钗，人得厨房，上得厅堂。豆干像晴雯，性韧味厚。油豆腐，可比附一下王熙凤。霉豆腐像刘姥姥……

China——瓷。若说瓷代表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坚贞的一面，那么，Tofu——豆腐，则代表国人中和仁善包容隐忍的一面。一只青花瓷盘盛着一客热气腾腾红艳美丽的麻婆豆腐，那真是色香味形器俱全，谁不为中华饮食文化击节？！

爱豆腐者今天长叹难吃到正宗的好豆腐。豆腐，老嫗能有的普通食物为何今日好货难求？一是水受到污染（酒、茶、豆腐等，水好是关键）；二是化学品的发明让不法分子使农产品也失去了“道德上的豁免权”——掺杂使假；三是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让做豆腐和食豆腐者均难静下心来——缺乏时间沉淀的东西肯定货色差。洁白的豆腐最易被污染、受伤害。伤害酒、伤害肉法理难容；伤害豆腐，天理不容！

“旋乾磨上流琼液，煮月档中滚雪花。”——唐詩的如此意境当永随国人。“才闻香气已先贪，白楮油封由小餐。滑似油膏挑不起，可怜风味似淮南。”（清·李调元《豆腐乳》），如此滋味当长存人间。“信知磨砺出精神，宵旰勤劳世我真。最是清廉方正客，一生知己属贫人。”（清·胡沱苍《豆腐》），如此精神美味应永存天地间！

啊，豆腐，识君之味，百味可解！

刘英敏

神州第一味

我喜欢蝈蝈，翠绿欲滴。蝈蝈唱起来极是粗犷与豪迈，我不知道该称它什么，才能足以表达对它的喜爱，思来想去，便称它为绿色的使者了。

近年，京郊大平原上极少再见到蝈蝈了，偶尔听到蝈蝈的鸣唱，也不定是哪家的旅游者买回来的。

物以稀为贵。曾经遍布高粱地、棒子地、瓜地与野草丛中的蝈蝈，而今也已“下海”潇洒走一回，从遥远的丘陵与山地的寻常百姓家，经过市场经济的讨价还价，进入城里人的亭子间！

我们小时候，一群小伙伴最喜欢的就是洗澡（那时我们不知道游泳这词）与逮蝈蝈。

夏日里，大人们在歌响前，先把孩子们轰上炕。等大人们呼呼地睡着，我们便不声不响地溜下炕，光着脚板儿蹭出堂屋地。

哥哥的话，我百依百顺，他叫我折根青秫秸，我就折；他叫我剥下篾子，我便剥。先坐在柳荫下，哥哥编三两个小王八盖子似的蝈蝈笼，他灵巧的手编得飞快，不消一会儿，我们便蹑手蹑脚地出没在庄稼地里了。

“蝈蝈——”，我们顺着声音探过去，眼睛不断地搜寻。“蝈蝈——”，声音愈来愈响，我们的脚便愈来愈轻。“咋”，突然蝈蝈的叫声戛然而止，我们只好屏住呼吸慢慢地等。“蝈蝈——”那声音又响起来。我急忙调动起自己的目光，努力探寻，忽然，我发现了那个小精灵，真鬼，躲在豆叶子底下呢！我按捺住怦怦的心跳，以眼示意哥哥：

绿色的使者

王克臣

“在那儿！”哥哥轻轻地摇摇头，示意我别响，然后，他轻得不能再轻地弯下腰去照啊照啊，有时几次三番地用眼睛问我：“在哪儿？”我手眼齐用：“在那儿！”哥哥终于发现了，只见哥哥探下身去，慢慢舒开双臂，两手伸出，猛地一扣，呀！到底还是叫它逃掉了。

一会儿，“蝈蝈——”，那声音果然又在不是很远的地方响起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小哥俩的四只眼睛都瞪得大大的、圆圆的，脚步迈得轻轻的、轻轻的。哦，那只狡猾的蝈蝈终于被扣在哥哥的两只手里了。

“快！快！”哥哥惊喜地叫我打开蝈蝈笼。我则慌手毛脚一阵乱忙。哥哥将双手对准蝈蝈笼小门，轻轻地掰开一条缝儿，突然，那空空荡荡的蝈蝈笼里跳进了一个蝈蝈。顺利的话，一晌午，我们可以捉到两三只蝈蝈。

哥哥很有经验，总是在大人们还在睡觉的“起响”之前，跑进篱笆门，把蝈蝈笼子放上天棚的倭瓜叶子底下，然后，蹑手蹑脚地进屋爬上炕，眯着眼睛看看大人们有无察觉，待心里消停，才放心大胆地睡下去。

我和哥哥的秘密是保不住的，是蝈蝈告诉了爹娘。我们生怕爹爹骂。直到爹爹磕去旱烟灰儿，将烟袋插进烟荷包，别在裤带上，扛起锄走出篱笆院儿，这才放心地舒一口气！

有时爸爸也同我们一起谈起蝈蝈。爸爸说：“蝈蝈顶喜欢吃的是倭瓜花儿，但可别光喂它倭瓜花，时间长了，蝈蝈肚子就成了铁锈色，不那么翠绿翠绿了。”

爸爸还告诉我们：“要一个蝈蝈一个笼儿，不能圈一块儿，不然，忘了添食，就瞎咬，咬得缺胳膊断腿儿的，看着叫人难受！”

一晃儿，几十年过去了。而今，流水依旧，田地里也依然长着玉米、高粱、黄豆、甜瓜，一片片的碧绿，却再也听不到蝈蝈们的欢唱。

哦，绿色的使者！

淡水河一瞥

（外一首）

高 昌

牵缕柔情下碧穹，
此心恰与此河同。
流霞不许诗潮淡，
一笔添来万里红。

台北故宫赏翡翠白菜

寒灯隐约透玻璃，
清白欣将本色随。
可叹孤根离故土，
团团聚叶皱如眉。

神州